

昆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王廷信

摘要: 昆曲既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没有民族性, 昆曲就不成为昆曲; 没有世界性, 昆曲就会走向消亡。昆曲是活的文化、活的艺术。昆曲的保护和发展必须兼顾其民族性和世界性, 并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上进行调节。

关键词: 昆曲; 民族性; 世界性

文章编号: 1003- 2568(2006) 03- 0014- 04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王廷信, 博士, 东南大学艺术传播系教授。 邮编: 210096

昆曲是民族的, 还是世界的?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昆曲的定位问题和保护与发展昆曲的策略问题, 也关系到我们昆曲艺术在当代的一系列操作问题。笔者认为, 昆曲首先是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也就是说, 昆曲的民族性是昆曲的世界性的前提。

首先, 昆曲有一套优秀的表达方式, 并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昆曲产生于中国, 是融合了中国多民族艺术, 并经过汉民族文化体制和传统的长期孕育和磨练的结果, 接续的是中国早期戏剧南戏和北杂剧的气脉, 保持了古典戏剧的精髓。因此, 昆曲已经在方方面面渗透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表现在婉转流丽的唱腔、行云流水的舞蹈、韵味饱满的文辞以及细腻隽永的总体风格上。昆曲的唱腔与舞蹈是其基本表现手段。在戏剧性的统摄下, 昆曲所有的唱腔和舞蹈都围绕剧中人物情感逻辑的自然发展过程流淌出来。因此, 我们既可以感受昆曲的美的精神, 又可以从昆曲当中阅读到中国文化的各种信息。这是昆曲艺术的可贵之处。

其次, 昆曲在中国本土范围内有一套特殊的传承方式。它依靠一代又一代的演员, 采用口传身授的师徒传授的传统方式接续下来, 具有清晰的传承脉络。昆曲仰仗这种传承获得了完整的艺术表演形式, 并在明、清两代产生过深远影响。进入现代社会, 昆曲又及时

过渡到现代教育体制, 在不丧失口传身授教育传统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各种艺术素养, 使其自身获得新生成为可能。因此, 昆曲的传承也基本保持了民族性格。

再次, 昆曲在中国本土范围内也有一套特殊的传播方式。大致说来, 昆曲是在两个层次上传播的: 一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庭院和厅堂; 二是民间茶楼酒肆和庙会。前者是上流社会的玩味。这个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群不仅是昆曲的玩赏者,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是昆曲的创造者和打磨者。因此, 昆曲在上流社会传播的过程也是昆曲不断创造、不断丰富过程; 后者是下层社会的取乐。下层民众虽然多停留于通过昆曲获得娱乐享受的目的, 但他们创造和生活着的习俗却为昆曲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是因为他们的喜好, 昆曲才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时至今日, 昆曲还保持了在文化人当中传播的方式, 但在民间的传播面却逐步缩小。这是昆曲的问题。

正因为昆曲具备了充沛的中国精神, 它与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才能赢得有识之士的青睐, 也才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因此, 昆曲是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赢得自身的文化地位的。而当我们从昆曲当中无法

感受昆曲的精神气质、无法窥视中国文化的堂奥时,我们便毁灭了昆曲;当昆曲的表达方式、传承方式、传播方式都已消失殆尽时,昆曲也就自然走向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昆曲的民族特性是不能动摇的。

但昆曲是一种活的表演艺术,它同其他凝定形式的文化遗产(如以物的形式呈现的古代建筑、雕塑、绘画等文化遗产)又有不同。它也需要在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求得保护和发展的机遇。

世界性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但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世界性都显示出一种事物的适应性,对于艺术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一种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自身的调节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借以适应时代的变革,否则就会消亡。要做到这一点,昆曲就必须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上进行调节。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昆曲自身尚且缺乏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因此,可以说昆曲还没有走出困境。

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这种说法针对昆曲是否适合?笔者不完全赞同。昆曲必须在时代的变革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换句话说,昆曲必须增强自身的调节机制,找到自己与时代的契合点,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

一种艺术的表达符号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其表现力才能延续下来。这种表现力如果脱离了与受众的沟通,不能把艺术所要求的意韵有效地传达给观众,那么这种艺术的表现力就无法增强,这种艺术也无法以活的形态保留下来,其民族性也会因艺术形式的丧失而丧失。

昆曲的表现力也熔铸在其各种表现手段当中。在目前的情形下,当行家们为昆曲而欢呼、激动的时候,门外汉却表情木然、不知所措,或者要等待行家的解释才能豁然开朗,那么就延迟了昆曲的表现时效。此外,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昆曲,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到免费赠送的戏票也不去看。针对这种情形,我们一方面要在传播昆曲的过程中做好铺垫,并为昆曲创造一个更加适合的传播环境。但另一方

面,我们又无法在除中国以外的数十亿人口中普及昆曲知识。因此,这就意味着昆曲只能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昆曲的圈子变小,也就意味着昆曲的停滞不前。但倘若昆曲真的是文物,躺在博物馆中来传达历史信息、供人观赏,那么倒也好办。但昆曲不是文物。虽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这种遗产与死的文物不一样。昆曲是要靠活的表演生存的。活的表演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后代仅依靠昆曲的遗物——服装、道具、乐器、剧本、剧场是无法还原昆曲的本来面目的。就像我们仅仅依靠遗留下来一些剧本、一些半圆形剧场和一些残留在雕塑中的面具去判断古希腊戏剧一样,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古希腊戏剧的本来面目。即使是我们中国的戏剧形态,如唐戏弄、宋金杂剧、院本,耗费了多少学者的毕生精力也无法准确地还原其表演形式。这些教训还值得我们铭记么?因此,尽管昆曲可以被当作世界文化遗产,但它首先是一种表演艺术、一种活的戏剧形态。我们所要保护、所要发展的是这种活的形式,而不是死的形式。所以,我们需要让昆曲在表现方式上适应新的时代,以增强昆曲的表现力,扩大昆曲的传播面,让更多的人欣赏昆曲、热爱昆曲,从而增强昆曲的适应性、体现昆曲的世界性。

那么怎样使昆曲在表达方式上与时代契合?这就需要从事昆曲艺术的剧作家和艺术家的努力。

我感到,就目前来说,民族性很强的昆曲都被保留在折子戏当中。我们常去欣赏昆曲折子的人,并不在乎折子本身的情节,而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折子戏的表演形式上。这种情况会使昆曲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使昆曲的表演技艺越来越精湛,二是使昆曲的表演越来越脱离故事情节,而滑向单纯的技艺。前一种结果是积极的;后一种结果却是消极的,因为它忽视了戏剧的叙事性。许多年轻观众无法通过看一场折子戏了解故事情节。反过来说,许多年轻观众是在未了解折子戏故事情节来龙去脉的情形下看戏的,而折子戏的精湛表演技艺又都是从故事情节出发的,这就造成了年轻观众观赏昆曲的障碍。他们不能

及时找到表演技艺与故事情节之间的必然联系。

昆曲是中国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戏剧从来就不忽视叙事。无论是南戏、北杂剧, 还是明清传奇, 都曾涌现过大量杰出的剧作家。而昆曲的单向发展, 却使其叙事性大大削弱, 也相应掩盖了剧作家的地位和作用。

在昆曲艺术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但杰出的剧作家不见了。因为目前的昆曲折子戏不重视故事情节。剧作家在昆曲折子戏演出中无用武之地。而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于戏剧的叙事性要求仍然未减。通过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流行就不难看出这一点。电影电视演员与昆曲演员相比较, 他们的演技是有距离的, 但电影和电视剧动人的情节却能招徕大量观众。因此, 昆曲不能忽视叙事性。而叙事性的加强恐怕更多地要依靠剧作家的努力。昆曲院团应该积极团结剧作家, 让他们为院团创作出好戏。江苏省昆曲剧院的精华版《牡丹亭》和《小孙屠》、苏州昆曲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和《长生殿》、永嘉昆曲剧院的《张协状元》以及北方昆曲剧院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的成功都是剧作家努力的结果。尽管这些剧作还有许多不足, 但对改变昆曲对于叙事性的淡漠现状都是有推动作用的。在新的时代, 我们呼唤更多的剧作家加入到昆曲创作队伍中来。

除了借助加强叙事性来增强昆曲的表现力, 昆曲还要吸收其他艺术的精华, 不断丰富自己。昆曲在国外观众的眼里是新鲜的。因此, 许多国外友人看了昆曲都觉得很美, 断不了要赞叹几句。但昆曲不能躺倒在这些赞叹声中, 因为昆曲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 必须首先赢得国人的赞叹。在目前, 我们看到的昆曲在表演上仍然过于老套。演来演去, 就是数十个经典剧目和一些常见的程式表演。这些固然都是经典, 但永远停留于这有数的经典是无法前进的。应当鼓励昆曲出新, 在一些新的尝试中, 使昆曲的表演手段丰富起来。这样才会使昆曲真正走向世界, 真正体现昆曲的世界性。

在传承方面, 我们要把传统的传承方式与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传统的

传承方式是师傅对徒弟的口传身授, 主要由昆曲演出团体来完成。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是学校式的教育, 主要由昆曲教育部门来完成。但单纯由学校来完成昆曲的传承, 有可能把昆曲中的一些精湛的表演技艺丧失掉。因此, 昆曲教育部门要合理吸收昆曲院团的优秀演员加盟, 以便加强昆曲表演技艺的教育。另外,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 也要注意加强昆曲演员的素养。笔者认为, 昆曲演员的素养的加强需要现代教育体系发挥作用。在传统的师徒传授教育中, 对于演员素养的培养仍然不足。现代教育体系应当在文学、美学、文化学三个方面提高昆曲演员的基本素养。例如, 有的演员唱得虽然很好, 但也只是从师傅那里按照程式照搬过来的, 自己都不能充分理解唱词的涵义。这样怎能唱出新意来呢? 因此, 加强昆曲演员的文学修养迫在眉睫。美学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昆曲很美, 但这些美的唱腔、美的表演程式都是在实践当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新一代的昆曲演员要学会理解美, 要理解美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而不是上了几年戏校, 就学会了几十出戏, 出来照猫画虎再送给观众了事。昆曲演员应当在理解美的过程中去创造美, 发掘一些新的表演技艺, 使昆曲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这样才不至于使昆曲表演水准停滞不前。此外, 昆曲演员还应当学习文化学方面的知识。譬如, 昆曲是在中国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形成和确立的, 也渗透了中国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如果不了解这些, 单纯地学习表演, 不仅无法准确地理解传统的表演技艺, 更谈不上在吸收中创新了。因此, 昆曲要充分体现其民族性和世界性, 必须完善昆曲的传承机制。

在传播方面, 我们要树立新的理念, 让昆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扬光大。笔者认为, 经济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给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的传播带来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强势文化的扩张对弱势文化的排挤上。在许多情况下, 文化的强弱是以经济为杠杆的。强势经济会带动它所依赖的文化传播。与西方相比较, 东方的经济无疑是处于弱势, 东方文化也就很

难借助薄弱的经济力量得以广泛传播。昆曲生长在东方文化的范围当中,也自然不易传播。因此,要想让昆曲像芭蕾舞、歌剧、话剧、油画等西方艺术影响东方社会一样影响西方社会,单纯依靠旧的传播理念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昆曲要在树立新的传播理念的策略下体现其世界性。

昆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达形式要求昆曲的传播过程需要伴随相应的解读过程。昆曲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是昆曲的优势,但这种底蕴和表达方式与其他流行的世界性艺术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合理的解读。话剧、油画已经不太需要伴随解读过程了,但像歌剧、芭蕾舞都还需要解读。歌剧和芭蕾舞在解读方面已经涌现出不少著作和网站。这对中国人接受歌剧和芭蕾都有很大帮助。但昆曲在这方面尚且不足。单纯地让昆曲进行演出,已不足以让人们充分领略昆曲的意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们已懒得走进昆曲剧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昆曲根本无法走出僵局。青春版《牡丹亭》的广泛影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笔者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广泛影响,如果没有以白先勇先生为首的传播队伍不遗余力的解读,就不可能出现。昆曲的解读需要昆曲院团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传播媒介也应对此有足够的关注。因此,昆曲的保护和发展需要借助多种力量,仅仅依靠昆曲院团是不够的。

除了在观念上引起重视外,昆曲的传播在方式方法上也应有所讲究。昆曲剧本的精美文辞、昆曲表演的严谨格范、昆曲音乐的独特旋律、昆曲化妆的细腻特点、昆曲院团的优秀演员等都是昆曲的传播资源。如果能够充分认识这些资源,借助各种方式把这些资源

有效地传播给观众,那么,昆曲的保护和发展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因此,昆曲呼唤优秀的传播队伍,呼唤强大的传播力度,呼唤有效的传播方式。

此外,对昆曲演员的宣传,从来没有注意与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联系起来。广告是有效的传播媒介。许多影视和歌唱演员的影响都得益于对于广告的介入。因此,我们也要注意使好的昆曲演员加入到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的领域中去,传播部门要设法为昆曲演员加入到广告领域创造条件。

为了在保持昆曲的民族性的同时增强昆曲的世界性,笔者认为需要理清两个层次。首要的层次是让昆曲保持原汁原味,营造几个适合传统昆曲表演的剧场、组建几个团体专门表演昆味十足的传统昆曲。这对保持我们对于昆曲的记忆、保护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至关重要。把传统昆曲放在现代剧场中表演有许多不便,如果在大范围内做不到,我们至少也要在小范围内营造适合昆曲表演的剧场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昆曲纯粹的民族性。第二个层次,可以让一些昆曲院团在不违背昆曲精神的原则下自由发展,创作出一批带有时代特点的昆曲剧目。这样才能使昆曲得到“解放”,才能鼓励昆曲从业者大胆创新,而不是被捆绑在条条框框下固步自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昆曲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昆曲只有保持民族性才有文化个性,同时,昆曲也必须关注世界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发展。要让昆曲同时具备这两个属性,就必须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三个方面下功夫。